

## 清末热河“金丹道”教探源

小军<sup>1</sup>

### 摘要

清末热河“金丹道”教起事与同治年间福建的“斋匪”以及道光年间广东、湖南地区的金丹道教并无关联。其幕后主使者是以奉天义州、广宁一带为据点的武圣门。武圣门乃是一炷香教与八卦教中部分教派在边外融合后派生出来的民间秘密教门。“金丹道”教则是武圣门教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查和掩人耳目而临时取用之教名。也就是说，光绪十七年热河“金丹道”起事的幕后主使者是武（五）圣门，而非金丹道。

**关键词：**金丹道；武圣门；八卦教；杨悦春；热河

清朝时期是我国民间秘密宗教最为活跃的时期，教派林立，组织繁多，到处创生，滋蔓难图。刘子扬在其《清代秘密宗教档案史料概述》一文中，根据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史料及相关资料，将清代秘密宗教组织的名目列举为107种之多。其中就包括“金丹道”教（也称“学好”）。

据秦宝琦考证，清代金丹道教源于清代青莲教，而青莲教的渊源则与明末以来的无为教、姚门教和大乘教有关。后来，大乘教吴子祥的弟子何若（弱）带到贵州龙里，辗转传到了袁志谦。秦宝琦称：“在袁志谦时，大乘教又接触到了黄德辉的先天道，确定了尊达摩为初祖及教内道阶制度，并将大乘教改称金丹大道或龙华会、青莲教。”<sup>2</sup>

刘子扬也观察到金丹道与青莲教的关联，说：“青莲教‘有坐功运气之术’是‘金丹大道’，‘可以祛病延年’，成仙佛之道。故该教派又称为‘金丹道’。”<sup>3</sup>继而又说：

湖南桂阳县廖宗箕拜王存真为师，王传授口诵‘无生老母’咒语，并学习坐功运气，称其为金丹教，又名三乘教。至同治五年（1866），福建‘斋匪’头裹红巾、白巾，攻陷崇安、建

阳两城，其旗帜上书‘天国普有’等字。光绪十七年（1891）朝阳、建昌、迁安等地之起义即系金丹道教，头包红巾，腰缠红布，声势很大。<sup>4</sup>

然而，刘子扬并未提供福建“斋匪”与热河金丹道教之间的实际关联。

那么，光绪十七年朝阳、建昌、迁安等地的金丹道起事是否如同刘子扬所说的那样，与湖南的金丹道及福建的“斋匪”有渊源关系呢？本文就围绕光绪十七年热河金丹道教的源起进行探讨。

### I. 清末热河地区的秘密教门

#### 1. 金丹道

作为1891年起事最主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秘密教门组织“金丹道”，是清末热河地区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一带的会道门组织，参加者主要是汉族农民，主要分布于汉族比较集中的敖汉旗南部和建昌、平泉、朝阳一带，其中敖汉旗南部的大黑山是其活动的主要据点。教首杨悦春在其供词中说：

十七八年前，有江南老道郭姓，年六十多岁，在我家门口化缘，传我六部经是《梦首经》、《葫芦灵》、《文出入法》、《梵王经》、《唵字经》、《观音咒》。我学会这六部经后，又传与齐显、王增、王幅、杨连元、郭洛九等，取名“圣道门”，又名“金丹教”。他们转相传授，我知道的是朝阳县人李广、李斌、张富、聂珩、郭海、丁义和、赵玉洗；建昌县的徐立、杨坤、李青山、佟杰；平泉州人惠代铎、惠代耀；贝子府北边行医的冯善政等……教中并无邪术，都是劝人学好，修真养性，孝顺父母，不准奸盗邪淫，所以各处人愿学的甚多。<sup>5</sup>

对于金丹道在热河地区的传播，《朝阳县志》中有记载说：“查学好教门，原系左道，惑众邪教。在光绪初年，曾在朝阳县东南方炒米甸子、碾盘沟等村设立教堂，传教为师者系一道士，夜聚昼散，男女均可入教，练成则枪不能伤，能驾云上升等术。嗣被本地豪而有识者逐之，遂潜逃至朝北及建昌县、敖汉旗地方，在杨家湾子村医生杨彦（悦）春家中设立教堂。……凡为首者，皆称老师。杨彦（悦）春为总老师。”<sup>6</sup>

可见，江南郭老道士应该是在光绪元年（1875）前后，来到热河蒙地，先是在朝阳县炒米甸子、碾盘沟等村传教，被当地豪绅驱逐后，来到建昌县、敖汉旗等地方，向杨悦春传授《梦首经》等六部经文，开始在当地相继传授。然而，这位传授给杨悦春教义的“江南郭老道”的来历始终是一个谜，因为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其他相关的资料中。这也是无法确定热河金丹道与内地金丹道教派系关联的缘故。

杨悦春，原籍河南，1841年生于原建昌县设里虎南沟杨家湾子（今敖汉旗金厂沟梁镇设力虎村杨家湾子），以租种敖汉贝子府旗地为生。他自称：早年“开有药铺，会行医道，到处给人治病，不要谢礼”，从而远近都称其为杨老师。杨悦春被江南郭老道选中，应该是与他行

医经历有密切的关联。因为，行医之人，接触的人较为广泛，且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是传授教义的最佳人选。

上海富商徐润于光绪十八年（1892），路径杨家湾子时对杨悦春的事迹有如下记载：“查伊家乃依山造房，各村圩形势。旁有小山坡，系杨逆聚众议事之处。其北一带村庄，除蒙古人外，所有汉人尽被杨逆煽惑诱入其教。当初亦是劝人吃斋行善，故土人亦称‘学好’者。例不食烟酒名，以学教诱人，实以烧香聚众。近则一月一聚，其关东、山东等人则一年一聚。自称金丹道教，藏垢纳污，旧怀叵测。”<sup>7</sup>据说，在热河一带，凡入金丹道者，都要在门首的右侧画一朵白色莲花作为暗记。至于“聚众议事”之内容，只能说不得而知，因为，杨悦春虽然供说自己从郭老道处得到《梦首经》等六部经书，但是，清军剿灭金丹道并生擒杨悦春等时，并未发现这些经书。

据说金丹道教有十大戒律，曰：“不许剃头；不许喝烧酒；不许抽烟；不许奸淫邪道；不许赌博；不许隐匿胡人；不许强抢民财；不许忤逆不孝；不许宰杀耕牛；不许仗势欺人。”<sup>8</sup>其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敖汉旗南部贝子府周边以及建昌、建平、朝阳一带。在地域上来说，这里处在信奉在理教的喀喇沁、平泉、赤峰和信奉武圣门的锦州、义州、北镇一带之间。

## 2. 武圣门

武圣门，又称为武圣道、金钟罩。盛京将军裕禄于光绪十八年（1892）十二月初三日的奏文中称：

讯据沈国永即胡芒中、石力坤等供称，该犯等籍隶奉天新民、直隶昌黎等厅县，同治年间不记月日，该犯沈国永从一外来道士曹义路学成武圣教金钟罩邪术，传习符咒，创立众生、天命、正恩、隐恩、宝恩、顶航、十阁、十谛、五老九等名目，敛钱惑众，捏称入教习术能避刀兵劫数，枪炮不能伤身，诱骗得钱不记确数。<sup>9</sup>

可见，义州、朝阳一带武圣门的总教主应为沈国永。其组织形势与白莲教的“武”类较为类似，他们练习拳法、金钟罩、铁布衫等。据说，这些操练不仅有助于身体的灵活和健康，而且适合用于战斗。

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初，在照树沟地方被清军捕获的李洛道即李教明供称，其住所在“边外照树沟南四、五里之石佛沟地方，庙中向用‘五圣道’功夫，又名‘学好’，已三十余年。”<sup>10</sup>也就是说，与金丹道一样，武圣门也称“学好”。这一点，可从汪国钧的《蒙古纪闻》中也可得到验证：

光绪戊子十四年以来，时有光宁山道士或骑驴、或肩担，遍游各村募化；且以治病、卜命，广敛米粮；一面传教，名曰‘学好’。凡入教者，吃斋修道。练成之后，遂能长生不老，枪刀不入。又称曰：‘金丹道’云。<sup>11</sup>

这里所说的“光宁山”应该是“广宁山”之误。武圣门的据点主要分布在奉天义州、广宁一带，而武圣门教徒中确有不少人也参入到金丹道教，如杨悦春供词中所提到的义州人“郭老师”即郭广海，以及广宁人李青业、阎老师等。他们还给金丹道教徒传授武圣门教，“如有人学习，每人酬谢钱六吊，习学武艺，烧香念咒，二十来天就学会了。”<sup>12</sup>由是看来，金丹道教徒习学武圣门功夫者也是不乏其人，李国珍便是其中最为代表性人物。

### 3. 在理教

在理教，又称理教、理门，起源于明清之际，係白莲教分支。起初，也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失掉了其革命色彩，变为了“禁忌烟酒、劝人立志行善”的一般社会团体。

《热河经棚县志》记载说：“在理教，白莲教之支流，起于清初。其祖曰：杨莱如，山东即墨县人，明万历进士。明亡后，从劳山程、

杨旺学道，后传道燕齐间，遂立在理教。在理者，言在儒、释、道教之理中，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习儒教之礼也。不设像，不焚香，戒烟酒，不禁茹葷。多用咒歌偈语，北人颇信奉之。”《辞源》案：“今在理教之道场曰‘乐善堂’，其办事所曰‘理善劝戒烟酒分会’，信奉者甚多。”<sup>13</sup>

鸦片战争时期，在理教以天津为中心，在直隶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光绪九年（1883），清政府就是否查办在理教进行过一场讨论，御史李璣上奏称：“风闻京城及直隶等处，有在理教以戒人吸烟饮酒为名互相传引，人众甚多，闻系白莲教之别名，教首即在天津，请飭密拿。”之后，李鸿章得令派天津道刘树堂等人严切查访，得出结论曰：

民间从其教（在理教）者约十之六七，皆有身家恒业，大率手艺力役之人较多，农商次之，读书人亦间有与焉。因不吸烟饮酒有益身命，是以信之者众。其教首并无大小头目之别，各就所居附近处所，自制戒烟秘方，随愿施治劝令，改过迁善，亦无妖言邪术踪迹，诡秘诱惑愚民情事，实与白莲教等教聚众为非者迥然不同。

并认为，在理教“戒烟酒以保身命，与吃斋求福者意义相同，而戒食洋烟尤于风俗有裨。近来鸦片盛行，人多贪食，遂致萎靡不振，方逐渐设法示禁。今民间自能治方互戒，正可因势利导；且各处华民入天主教、耶苏教者日多，往往以教士为护符，刁抗官长，在理教与彼教相反。”<sup>14</sup>

李鸿章的这道奏折，既肯定了在理教非邪教性质，又认为它能够引导社会风气，且能有效的抵制吸食鸦片之风，因而不但不宜查办，还应“因势利导”。在理教也因“既无违碍字句，亦无悖逆情状，不致惑众萌乱”为由，获得了合法身份。这就导致了“直隶（包括热河、朝阳地区）民间入在理教者十室而九，地方官从未禁止”<sup>15</sup>的局面。在理教在热河、朝阳地区

的教首为郭万昌（溝渚）。

## II. 热河“金丹道”起事与武圣门

据《建平县志》记载：“清光绪十六年，又有所谓‘在理’者屏烟酒及所谓‘武圣门’者设神坛、习拳术与之合。传闻又有李某者山东人潜为联络主谋，统称‘金丹道教’，又号‘学好’。神坛渐多，遍地若狂，受其愚者，不下二三人，徒以距县遥远，鞭长莫及，虽声势潜炽，然反乱未形，识者忧之，莫敢直斥其非也。”<sup>16</sup>可见，金丹道起事是以金丹道、在理教、武圣门三个教门联合策划的行动。以上三教中，以金丹道教为媒介，基于教义上的某些相似性，相互融通，彼此结合，并联合边外无业游民和马贼土匪等，最终以“与蒙古有嫌”为借口起事暴动。

那么，《建平县志》中所说的，潜为联络主谋之山东人“李某”是何许人呢？

曾亲身经历金丹道事件，并帮助敖汉贝子达克沁之孙子德色赖托布脱险的李玉廷（蒙名：那存巴图）所述《金丹道起事亲历记》中说：

光绪十七年的秋天。有一天杨悦春到他的好朋友王增家里去窜门，两人正在屋里畅谈的时候，忽听门外有人叫他。王增跑出去一看，原来是一位素不相识的道人。这个道人还领着两个十七八岁的年青道姑。……王增就把他们三人领进了屋。问他家乡去处，来此何干？道人说：我们出家人还有什么家呢，我在广陵大山学道。我姓石道号明坤。我在洞中修真养性，最近上观天文，得知紫微星下界，托生在山东省徐州府曲阜县曲江池地方的一姓李的家中。二十八宿也随着下界来扶助这个真主。西湖的水要变清了。天时已到，清朝的年限也剩不了几年了。<sup>17</sup>

这里面既有“山东省”，又有“姓李”者，如此一来，前述《建平县志》中所说“传闻又有

李某者山东人潜为联络主谋”的实际情况便显现出来了。原来，这个“潜为联络主谋”者，并非山东人，也非姓李，而是“在广陵大山学道”的道士石明坤。

翻译李玉廷《金丹道起事亲历记》的苏赫说明称：“原作系古典蒙文，掺杂很多满文，加之手头又无一本字典可供参考，因而所错之处一定不少；在人名、地名上都是音译，也可能与实际有所出入。”不难发现，这里所说的“广陵大山”，显然是“广宁大山”之误，而“石明坤”也应是“石力坤”（也有称“石体坤”<sup>18</sup>）之误。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石明坤”即武圣门副教主石力坤。

《亲历记》接着阐述了石力坤劝诱杨、王二人起事的经过，说：“准备是很充足的，陕西已超过山东，光义和团、红灯罩就有几十万人。往东到沈阳、宽城、新城等地，老团也有几十万人。不管是当权的大人，还是管辖的士兵，都已经加入了这些组织。……到时候动起手来，蒙古军队首尾不能相顾，我们完全可以取胜。”并决定，到年底蒙古王公们进京觐见时，在“大年初一的晚上，以迎神的鞭炮为信号”起事，先扫清蒙古，然后，“清朝的政权也就会自己崩溃了。”于是，三人商量将教名称为“无上门、金丹道、一柱香。”<sup>19</sup>

清代各教门有相互关联互相融通的特点，然而，一个教门不应该有三个不同的教名。由是推测，这应该是石、杨、王三人各自提出的一个预选教名，其最终商量的结果是，以“金丹道”为教名。另外，当时的蒙古文书写有一个特点就是将文中的汉文固有名词（如人名、地名、社团名等）通常以满文书写，所以这其中的“无上门”（ ）应该是“武圣门”（ ）的误译。因为，在满文书写中，二者之间只差一个后点。

由是推测，杨悦春供词中所谓的“江南老道郭姓”者，也很可能是奉天义州、广宁一带武圣门派去的道士，而“金丹道”这个教名也

是决定起事前的光绪十七年秋才开始使用的教名，此前应该是以“学好”为名。

因此，热河金丹道教与本文开头所说的同治年间福建的“斋匪”以及道光年间广东、湖南地区的金丹道教并无关联。也就是说，光绪十七年热河“金丹道”起事，是由义州、广宁一带武圣门教策划并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事。

### III. “武圣门”教系探源

热河“金丹道”被官兵击败后，鼓动此次起事的武圣门教首沈国顺、石力坤、计麻子等均逃到沈国永处。“沈国永即将全家搬至八棵树屯北王家堡居住，变名胡芒中，令其弟沈国顺变名胡芒禧，一同避匿。嗣石力坤又变名任义，约同同教之道士魏中羊潜至盖平县灰庄屯地方，结交本地匪徒李庭幅并其子李万松、李万柏、李万栋即李柱林、李万良等，随从习教，捏称李庭幅之孙李中央青龙附体，推以为主。石力坤认李中央为义子，并自称盖世法王，又设立伪元帅、副元帅、虎将等名目，由李庭幅勾引本地匪徒萧红宽、萧红发、萧红要、王学城，汪要远等随同习教，分充元帅、虎将之名。石力坤又在广宁民家屯地方勾结匪徒张荣，张尊道、李宗、秦广胜等传习邪术，共成党与(羽)，并私制木印、符咒、幡布、枪刀等物，意图纠集练成，在盖平、广宁一带地方抢掠起事。”<sup>20</sup>然而，光绪十八年十月被广宁县府官兵所捕获。

由于清朝官府审理“金丹道”案甚为疏漏，故既未审出“金丹道”起事与武圣门之间的关联，也未审出沈国永、石力坤教派之传承。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官府缴获的一些物品及传习教义的特点来予以推查。

恩泽、富尔丹于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十三日奏称：在伯都讷乌拉属界剿办教匪时，“夺获伪木印一颗、伪黄令旗二面、号坎号褂四十余件……阵斩其伪师伪将多名，而伪军师孟毓其等又均已就擒。”伪军师孟毓其供称：“其宗师刘明由张家口令其来东三省分道传教，

沿途已放教首一百六十四人，责令各领一盘，每盘三、五百人不等，其能收至加倍者，或为总兵、或为元帅，以天、地、云三盘为据供翼。”

<sup>21</sup>这一供词内容与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八卦教分支)叛乱时缴获的《三佛应劫书》中把林青作为“天盘”、李文成作为“人盘”、冯克善作为“地盘”、牛亮臣作为“仙盘”如出一辙。日本学者佐藤公彦据此推测称：“武圣教·金钟罩具有浓厚的八卦教武派的特点，并受到青莲教·金丹道的影像。”<sup>22</sup>

据马西沙研究，乾隆三十七年(1772)春，清朝当局从八卦教徒手中搜得“无名邪书”两本。一书中载有“平胡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和“也学太公谓水事，一钓周朝八百秋”等词句，而另一部书中有“走肖、木易、卯金刀、来争战”以及“贼星八牛，火焚幽燕”和“胡延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等暗示清亡明兴的字句。即，在经书中有关姓氏皆用字迷方法拼就而成，如“走肖”为“赵”字，“木易”为“杨”字，“卯金刀”合成“刘”字，“八牛”合为“朱”字。而以上几姓被预言皆有登基之分，而“贼星八牛，火焚幽燕”及“胡延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即暗喻朱明王朝还要卷土重来，在建康城内建都设宴庆功，胡人即满清政府被赶出京师。也就是说，这两本书中以宗教的语言，直接预言了清政府灭亡的时间，并扬言取而代之的是“周、刘”二户。

<sup>23</sup>

当时审理此案的官吏根据“平胡不出周刘户”之句，审出教首刘姓，但并未查出周姓教主。过了四十五年后的嘉庆二十二年(1817)，清朝当局再次查办刘姓传教之事，发现教首刘廷献所造之经书中有“周即是刘，刘即是周”，“周刘本是一气通”的内容。经过乾、嘉两朝的数次打击，刘姓家族一蹶不振。道光以后，以“李”代“刘”的传言开始在教内出现，即所谓“刘李穿宫成九九”，刘姓、李姓皆可成八卦教、九宫教中央宫之首。果然在清末，李姓成为八卦教(九宫道)之首，李向善统治了

一支庞大的九宫道，它成为在北方与一贯道相抗衡的两大教派之一。<sup>24</sup>而武圣道教首沈国永、石力坤等致力寻找“李”姓人士“推以为主”的原由，也应与此有关。

刘佐臣所创立的八卦教，在其倡教之初，教名为“五荤道”，又名“收元教”（“收元”是民间教门的独创及部分教派的通用语）。八卦教创教经书《五女传道》是一部修炼内丹、追求长生不老的传教书。经文假托一对平日向善的夫妇，家近有庙，供奉着观音、普贤、白衣、鱼蓝、文殊五位菩萨，夫妻常去拜供。一日丈夫告别妻子“去访长生大道”，走进荒山野僻之处的一间茅屋，看到五位农家妇女在纺布，这五位妇女是观音等五位菩萨幻化而成。在刘佐臣所编《五圣传道》中，通过五位农家妇女之口，讲出了一番道教内丹派的玄妙道理来。刘佐臣创教时曾立离卦、震卦、坎卦等八个派别，收徒敛钱。马西沙说，离卦教传承之清中叶，以“教世人学好，可免灾难”为由诱人入教。<sup>25</sup>其主要活动范围在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该教支派林立，同教异名，层出不穷，诸如九宫教、清水教、五荤道、收元教、天理教、先天教、圣贤教、秘密还乡道等等。八卦教在部分地区曾和其他拳会或教派融会合流，又出现义和团离卦教，一炷香离卦教诸名称。由是可见，确切来讲，“武圣道”应该是如李洛道即李教明所供述之“五圣道”，即“五圣传道”之意。

八卦教经书《八卦教理条》中说：“八卦六爻人人有，迷人不省东西走，有人参透内八卦，好过青松九个九。”《八卦教理条》将世界分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后天八卦，围绕中央，各占西北、西南、正东东南、正北、正南、东北、正西八个方位。“八卦即八宫，加以中央为九宫。”从刘佐臣创教起，世袭的刘姓教首都不掌卦，而是居于中央宫的位置。《八卦教理条》中说：“到中央，戊己土，真人进了神仙府。”五行以土为尊，八卦九宫以中央宫为尊。“八方男女奔中央”，其

他八卦的掌教和徒众则如臣属之奉君主，处于被支配，被统属的地位。在“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教义统辖下，八卦教发展成为一个有着固定教首，组织更为严密的教门。根据中国传统八卦五行理论，卦象、方位、色彩与干支的对应关系是：

震卦代表东方，与五行中木相配，其色为青，干支为甲乙；

离卦代表南方，与五行中火相配，其色为红，干支为丙丁；

乾卦代表西方，与五行中金相配，其色为白，干支为庚辛；

坎卦代表北方，与五行中水相配，其色为黑，干支为壬癸；

坤卦代表中央，与五行中土相配，其色为黄，干支为戊己。

因此，震卦教军立青旗，离卦教军立红旗，乾卦教军立白旗，坎卦教军立黑旗，坤卦教军立黄旗，不习教者立花旗。

咸丰十年（1860），捻军在豫东连败清军，山东空虚，杨太等遂推八卦教教首张善继为圣主，居中央黄旗，号总领兵马大元帅，帅印“兴汉灭胡”，副总元帅杨太印为“扫清立明”。张善继派宋景诗为黑旗大元帅，杨太为红旗大元帅，张九春为白旗大元帅，左临明为蓝旗大元帅、张玉怀为黄旗大元帅。<sup>26</sup>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八卦教教军在山东邱县、莘县、冠县等地先后起义，并攻克馆陶、阳谷、堂邑等十余个州县。教军分青、黄、赤、白、黑五旗，头裹红巾，旬日之间，众达万人。<sup>27</sup>

李玉廷在其《亲历记》中写道，光绪十七年十月九日黄昏时分，石明（力）坤道长起事前的布兵点将仪式上，令人“在院中立起一面黄旗，上面写着‘开国府杨’四个大字。另外四面旗上写着‘北平王李’、‘东平王齐’、‘西平王宫’、‘南平王池’。又在一面黄旗上写着‘五老杨’，一面白旗上写着‘都招时王’，共立了八面旗子。”显然，石明（力）

坤道长布的是八卦阵。<sup>28</sup>杨悦春在其供词中也说：“初起兵时我用的是黄旗，齐显们是黑旗，李青山等是白旗，李斌、李广、王增、王幅等是红旗，李国珍们在北路用的是什么旗我不知道。”<sup>29</sup>可见，其布阵形式与咸丰年间山东八卦教起义如出一辙。

那么，前述杨、王、石三人商量将教名称为“无上门、金丹道、一炷香”之“一炷香”与“武圣门”之间的关联是如何的呢？

据马西沙研究称，在“清中叶，一炷香教与八卦教中部分教派融合，地域则在直隶沧州、青县、静海县一带。由于山东等省民众出关谋生，一炷香教又在盛京的奉天府、锦州县、海城县、开原县，吉林的宁远州、抚顺县、临榆县、吉林府等地区传播开来。”<sup>30</sup>一炷香教的修炼宗旨是道教内丹，而“静功”是修炼内丹功夫的第一步，又叫“筑基功夫”。内丹家认为人们要想修炼内丹，先要入静，即存神以养元气。一炷香教是流行于底层的宗教，信仰者大多文化层次较低，但他们的修行与内丹家所云性命双修亦出一途。一炷香教徒到处宣扬“行好”，“说唱好话”，劝人“学好”。<sup>31</sup>教内流行有《劝世歌词》又名《克心记》，要求人们克制内心的欲念，满足上天赐予的现实生活秩序与条件，对天地对父母百依百顺、不得抗争。而这些做法与热河“金丹道”（学好）极为相似。

曾以幕僚身份参加聂士成部镇压“金丹道”，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担任建昌县（凌源）知县，并参与该县县志撰写工作的罗玉祥（字秉真，湖南长沙人）称：“口外金丹道首领李国珍、王正（增）是山东宋景诗、王怀玉（张玉怀之误）等八卦教起义之余续。”并说：“金丹道男女均可入道。入道教以八字真言，为‘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行动有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除隐语暗记，其切口很多已逸。还有劝人入道的歌儿，又似偈语。”

<sup>32</sup>

也就是说，“武（五）圣门”是一炷香教（文）和八卦教（武）在奉天义州、广宁一带融合派生的教门。光绪初年始，“武（五）圣门”派道士进入朝阳、敖汉等地以“学好”为名传教达十余年，最终于光绪十七年十月以“金丹道教”为名起事。

## 结语

综上所述，所谓热河“金丹道”乃是一炷香教与八卦教中部分教派在边外融合后，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查和掩人耳目而临机取用之教名。因此，其与本文开头所述之福建“斋匪”以及在湖南、四川和陕西一带传播的金丹道教并无关联。即，光绪十七年热河“金丹道”起事，并非是以金丹道教策划并发动的，而是以李国珍、王增为首的咸丰十一年山东八卦教起义生存者和同治年间受道士曹义路（此人也应该是咸丰十一年山东八卦教起义生存者）指点学成武圣教金钟罩术之沈国永、石力坤为首的奉天义州、广宁一带武（五）圣道教首联手发起的武装抗清斗争。

## 注释 \*

- <sup>1</sup>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 <sup>2</sup> 秦宝琦：《清代青莲教源流考》，《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1-10页。
- <sup>3</sup> 刘子扬：《清代秘密宗教档案史料概述》，《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第129页。
- <sup>4</sup> “斋匪”即老官斋，传自浙江处州府庆元县姚姓。道光二十七年（1847），清政府的官文书中称之为“斋匪”。“老官斋”亦为“罗教”改名，“罗教”之易名为“大乘教”，而“大乘教”乃为“白莲教”之主要支系；在另一方面，“青莲教”是由“龙华会”易名，而“龙

- 华会”亦为“罗教”之支系。因此，从“老官斋”和“青莲教”衍生出来的“金丹道”，即“白莲教”之分支，是以宗教形势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
- <sup>5</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赤峰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红帽子事件资料选编》（内部版），《杨悦春供词》，1989年，第133页。
- <sup>6</sup> 《红帽子事件资料选编》（内部版），《朝阳县志》，第180页。
- <sup>7</sup> 《红帽子事件资料选编》（内部版），徐润著：《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73页。
- <sup>8</sup> 《红帽子事件资料选编》（内部版），《金丹道教告示及戒律》，第138页。
- <sup>9</sup>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0页。
- <sup>10</sup>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2辑，第278页。
- <sup>11</sup> 汪国钧著，玛希、徐世明校注：《蒙古纪闻》，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 <sup>12</sup> 《红帽子事件资料选编》（内部版），《李广供词》，第137页。
- <sup>13</sup> 《热河经棚县志》，呼和浩特市：远方出版社，2012年，第166-167页。
- <sup>14</sup>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李鸿章全集》奏议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6-217页。
- <sup>15</sup>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19-520页。
- <sup>16</sup> 《红帽子事件资料选编》（内部版），《建平县志》，第175页。
- <sup>17</sup> 《红帽子事件资料选编》（内部版），李玉廷遗稿：《金丹道起事亲历记》，第139页。
- <sup>18</sup>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2辑，第402页。
- <sup>19</sup> 同注16，第139-140页。
- <sup>20</sup>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2辑，第380-381页。
- <sup>21</sup> “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八册，台北：东亚制本所，1973年，第815页。
- <sup>22</sup> 《红帽子事件资料选编》（内部版），佐藤公彦：《1891年热河金丹道起义》，第294页。
- <sup>23</sup> 马西沙著：《清代八卦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7-89页。
- <sup>24</sup> 同注22，第171-172页。
- <sup>25</sup> 马西沙：《一炷香教：世俗化道教教派》，《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253页。
- <sup>26</sup>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宋景诗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3页。
- <sup>27</sup> 《宋景诗档案史料》第6页。
- <sup>28</sup> 同注16，第143页。
- <sup>29</sup> 同注4，第134页。
- <sup>30</sup> 同注24，第253页。
- <sup>31</sup> 嘉庆十八年(1813)十一月，有沧州人刘会昌等人首告沧州李村镇人戴二即戴真先传习季八所授之“邪教”。刘会昌供称，嘉庆十七年(1812)九月，戴真先劝其“学好”，“可以见佛避难”。刘会昌见到号称八当家的季八，磕过头后，季八教授其运气之法，“说学得了功夫，那头上骨缝开了，可以上天得道”。当局旋即捕获了青县人季文升即季八。季八供称，嘉庆十六年(1811)春，会遇王世清留住。王世清家供着佛像一纸，领着季八烧香叩头，教其“学好”，说此教“是义和门，取其和好的意思”。此教要求教徒“孝顺父母，和睦乡里，耳不听非声，眼不观非色，鼻不闻颠倒，口不说非言”；还教授季八坐功运气之法，“修炼真性，以修来世”。参见：同注24，第254页。
- <sup>32</sup> 《红帽子事件资料选编》（内部版），杨桂芳：《金丹道事件（又名反学好）》，第233-234页。

## \*参考文献



- [1] 秦宝琦：《清代青莲教源流考》，《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1-10页。
- [2] 刘子扬：《清代秘密宗教档案史料概述》，《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第129页。
-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赤峰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红帽子事件资料选编》（内部版），1989年。
-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0页。
- [5] 汪国钧著，玛希、徐世明校注：《蒙古纪闻》，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
- [6] 《热河经棚县志》，呼和浩特市：远方出版社，2012年，第166-167页。
-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19-520页。
- [8] “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八册，台北：东亚制本所，1973年，第815页。
- [9] 马西沙著：《清代八卦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7-89页。
- [10] 马西沙：《一炷香教：世俗化道教教派》，《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253页。
- [11]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宋景诗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3页。